

在洛杉矶扩展认知维度

我通过校内选拔被推荐参加加州大学 UCEA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ducation Abroad Program) 交换项目,并以普通的绩点和普通的标化英语成绩在第一志愿申请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下简称 UCLA)。我认为,在 PS 中展现自己与 UCLA 传统与文化的契合和对学校学术的了解比硬性标化更加重要,一则我作为篮球迷十分了解 UCLA 走出的球员,二则在以往的学习过程中读过 UCLA 老师们的成果,这些都体现了我对这一特定校园的向往。

选择交流学校并非是高考试严格排名按照 UCB、UCLA、UCSD 顺序依次录取,申请制的规则是依靠自己的材料得到自己最想要的。喜欢温暖的阳光和充满海鸟海豹的沙滩,UCSD 是最棒的;希望去洛杉矶朝圣好莱坞和斯台普斯球馆,UCLA 当仁不让;总体学术声望最佳的 UCB 位处阴冷的湾区。我在这段交流中学会了理清杂乱的线头,向自己规划好的目的前进,就像作出了将 UCB 排在 UCLA 之后的选择一样,倘若再让我选择一次,我甚至会将 UCSD 放在第二志愿。

申请专业时,我选择了 Political Science 而非自己更加熟悉和

准备投入的经济学。在不长的数个月中,尽可能地扩展开自己的认识宽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更多地感受与理解美国。

在 UCLA 我选修了三门课程,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涵盖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梳理了发展经济学的脉络,并且和政治学视角结合;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 介绍美国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Quarter 制的 UCLA 时间短课程少但容量很大,有大量的小测、阅读和课后作业,因此每周每门课十小时以上的课后时间是最基本的。

学术性的英语阅读、聆听和表达也在这十二周中实现蜕变,词汇和语法这样基础性的提升在于其次,最重要的是英文逻辑与表达有了巨大改变,不断循着英文的逻辑思考、尝试着用英文的逻辑表达。真正融入另一门语言的语境中带来美妙的体验,破窗式地让我发现,真正的理解、沟通与交流提供的对一门语言的感受,是任何练习都无法替代的。

我几乎将所有在校的休闲时间投在了健身房和篮球场,在运动场上见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交

到的不同种族不同年纪的纯粹朋友,是美国之旅极为鲜活深刻的一部分。

我将每一个假期用在了旅游上,我没有仅仅选择著名的旅游目的地,而是去了深南、铁锈带和高原山地,美国不只是西海岸的技术、风投与不夜城的灯红酒绿,也不只是东海岸的阴冷、繁忙与残酷的美元潮汐。深南的奴隶制遗产和黑人文化,铁锈带的衰败还有高原山地的虔诚信仰,共同组成了一个丰富而真实的美国。

我在 UCLA 并未找到合意的研究项目,但一次又一次在 Office Hour 与教授们交流、向教授们讨教,小到邮件礼仪、英语听说,大到学术观点、个人内核,都得到很好的锻炼。

在西海岸的经历本身就是目的。交流带来的排名和绩点差异如果真的使我失去一些机会,可能那些机会本来就不属于我,也不值得用这段经历所伴随的能力提升、见识拓展和真实体会来交换。哪怕从功利的角度出发,收获英语、connection 和异国独立生存对于长期发展的助益远大于一点点的绩点通胀。

陈睿元 (2022 级 PPE 专业本科生)

光影书画

告别



席澜心 (2023 级新闻学院级研究生)

在摩洛哥的第一次手术

建于 1956 年的塔扎依本努·巴加医院地处摩洛哥西部,四周群山环抱,南面紧挨撒哈拉沙漠。设门诊、急诊和住院病房等,有 196 张床位。

1981 年上海市开始在这个点派遣中国医疗队,我们是第六批中国医疗队。工作是在气候炎热、缺水少电以及缺乏药物和器械、设备落后的情况下完成的。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救护车从山里送来一个不省人事的 12 岁男孩,他不幸被驴踢了右上腹。我和普外科沈医生面诊病孩后,认为可能驴踢伤了他的肝脏,引起肝破裂、大出血,发生休克。打开病孩腹腔后,很快明确肝脏破裂的位置,裂口长约 20 厘米,深达

约 8 厘米。我们一边加快输血,一边抓紧缝合止血。可是,这时医院突然停电,手术室里一片漆黑。台下护士赶紧拿来手电筒照明,还准备启动汽油灯。大约 10 分钟后才通电。经过共同努力,手术完成了,病孩血压恢复正常,回病房康复后痊愈出院。

这是我们来到摩洛哥后,第一次在这种困难而危险的情景下成功完成手术。摩洛哥医生、护士和病孩父母向我们竖起大拇指,夸赞“中国医生救了这个孩子的生命,中国医生好”。我们回答:“应该做的,祝福孩子健康。”

王国民 (附属中山医院教授、第 6 批援摩洛哥中国医疗队塔扎点分队队长)

丹青未了处

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过陇西高原,车辆缓缓停在“兰州水墨丹霞国家公园”的标牌前。举目远眺,层层叠叠的赤色岩脉宛如大地裂开的伤口,露出了亿万年前的骨骼。这处秘境曾经在时光的褶皱里沉睡了上亿年,直到九年前才被地质勘探者叩醒。

观光摆渡车沿着盘山道蜿蜒爬升,低吟的风中仿佛都带有铁锈的那股咸腥气。或许,这就是扑面而来的红色砂岩所特有的气息吧——远古河流裹挟着铁元素沉积于此,经年累月,终于氧化成了那一抹抹鲜亮的赭红色。我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漫步在敦煌城西两百公里的雅丹国家地质公园,那里的蘑菇石迎着狂风,传出鲜明的呜咽声响。此时此刻,眼前这些由水蚀造就的丹霞却是另一种静默的壮美——它们就像是经历了时光反复淘洗的绸缎,褶皱中深藏着远古洪荒时代的点滴记忆和动人故事。

1949 米海拔的高处,“丝路霞光”观景台高悬于此。我抚摸着铁栏杆,轻轻俯身,更加清晰地看到沟壑纵横的大地正被西斜的太阳点燃。暗红、橙黄、青灰的岩层交汇于此,彼此相切,仿佛是无数卷叠压而成的古籍铺陈在空中。放眼望去,遥远而又清晰可辨的

山脊线被暮色浸染着。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了丝绸之路上渐次前行的驼队的身影。

转而行至海拔略低的“九色丹青”处,这里的地貌愈发奇崛。不知是不是经年累月雨水冲刷的结果,砂岩褶皱呈现出了一层层清晰的肌理。特别是站在栈道间向远方眺望,岩层如波浪一般奔涌起伏,逐渐蔓延至天际线处。转而回看近处,背阴的青苔也被晕染出深浅不一的绿色。这一抹抹绿与赤色的岩壁交相辉映,显露出一一种合乎自然之道的和谐。我凝视着标牌上的“丹青”二字,忽然明白古人为何要以此二字来喻指绘画:大自然本身就是最伟大的画师,不信你看这水墨丹霞——在一亿五千万年的岁月里,大自然以风雨阳光为笔触,静心研磨出了赭石色与花青色。

踏上归途,夕阳逐渐坠向东流的黄河水中。暮色中的丹霞逐渐褪去炽烈,进一步显露出一般般的清寂。这是自然最为真实的模样。

郭小凡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级博士研究生)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
edu.cn

相辉纵论

五四精神烛照下的青春航标

春夏之交的五月,青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遥想 1919 年 5 月 4 日的北平街头,三千学子在民族危亡之际开辟出一条救亡图存的新道路。这场青春的觉醒运动,不仅留下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历史强音,更以实干为舟、苦干为桨、巧干为帆,为后世青年树立起永恒的精神灯塔。

百年后,新一代复旦青年积极响应总书记“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号召,以实干、苦干与巧干攀登高峰,续写五四精神的新篇章。

做事业,实干是基础。五四青年将《新青年》杂志上的理论化作街头的呐喊,把课堂上的知识变成社会变革的“实干”力量。在当代科技创新前沿,集成芯片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年团队用实干精神成功将撰写

速度提升至牙一纳秒。团队负责人之一、青年研究员刘春森说:“当你意识到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聚焦,一头扎到底。”扎到底,正是认准目标的实干精神。

苦干是成功的必由之路。五四先驱们用坚守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苦干壮歌,让新文化的星火终成燎原之势。

上海医学院博士生医疗服务团 30 多年的坚持是苦干精神的最佳诠释,与百年前五四先驱在至暗时刻的坚持遥相呼应。

巧干则能够提高效率,开辟智慧航道。《新青年》杂志采用白话文写作,让思想启蒙突破知识的阶层藩篱;学生演讲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唤醒民众。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干智慧,使新文化

运动如春潮般席卷神州。

借助新质生产力巧干的智慧,恰如五四先贤“借西学之石攻传统之玉”的智慧传承。当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的量子计算机与百年前《新青年》的铅字排版机隔空对话,我们看见实干的血脉从未断绝,苦干的薪火愈燃愈旺,巧干的智慧历久弥新。从赵家楼的呐喊到实验室的代码,从街头的传单到芯片的光刻,五四精神在科技报国的征程中焕发新生。

新时代复旦人当以创新实践为镜,继续在实干中筑基,在苦干中淬炼,在巧干中突破,让青春在民族复兴的星河中绽放永恒光芒。

葛家昊 (2021 级材料科学系本科生)

他是复旦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著名心理学家蔡乐生 (1901—1992) 是复旦大学培养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位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校史馆里陈列有他当年获硕士学位时拍的纪念照片。

1923 年,他进入复旦做首任心理学系主任郭任远教授的研究生,是学校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标志着复旦研究生教育的开始。

蔡乐生读研究生还兼任郭任远的助教,他在《一个心理学者的自叙》(1937) 一文中回忆:“我和郭任远先生合开一门功课:他担任演讲,我担任实验。复旦大学于民国十五年 (1926) 授予我科学硕士学位。”

1928 年秋,蔡乐生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

郭佳芯 (新闻学院 2023 级博士生)

